

本书揭开了两千年来最具颠覆性的秘密，它给世界带来的影响至今余波未平，迄今已有20多个版本在全球发行。

圣血与圣杯

THE HOLY BLOOD AND THE HOLY GRAIL

[英] 亨利·林肯 [新] 迈克尔·贝金特 [美] 理查德·利/著 李永成等/译
HENRY LINCOLN MICHAEL BAIGENT RICHARD LEIGH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圣血与圣杯

[英] 亨利·林肯 [新] 迈克尔·贝金特 [美] 理查德·利 / 著 李永成等 / 译
HENRY LINCOLN MICHAEL BAIGENT RICHARD LEIGH

THE HOLY BLOOD AND THE HOLY GRAIL

世界知识出版社

The Holy Blood And The Holy Grail
Licensed by Century
Copyright © as per Proprietors' edition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by World Affairs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1-2006-428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血与圣杯 / [英]亨利·林肯、[新]迈克尔贝金特、[美]理查德·利 著;李永成等 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4
书名原文:The Holy Blood and the Holy Grail
ISBN 978-7-5012-3015-0

I. 圣… II. ①亨…②迈…③理…④李… III. 基督教—研究
IV. B9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9494 号

责任编辑	曾伏华
特约编辑	黄昭宇 刘安平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工作室
责任出版	刘林琦
责任校对	张河清

书 名	圣血与圣杯 Sheng Xue Yu Sheng Bei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排版印刷	北京创意天使排版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787×1092 1/16 26 印张
字 数	473 千字
版次印次	2008 年 5 月第一版 2008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3015-0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中文版小序	/1
1981年版 引言	/2
1996年版 引言	/6

第一部分 未解之谜

第一章 神秘的村庄	/22
雷恩堡与贝朗热·索尼埃	/23
宝藏迷踪	/34
阴谋	/38
第二章 清洁教派与大异端	/42
清 洁	/42
阿尔比圣战	/43
蒙塞居尔之围	/48



清洁教财宝 /51

清洁派教徒的秘密 /54

第三章 尚武修士 /56

正统派笔下的“圣殿骑士” /58

“迷雾重重的”圣殿骑士 /70

不为人知的“圣殿骑士” /77

第四章 《秘密卷宗》 /84

第二部分 秘密会社

第五章 隐秘修道会 /96

创立圣殿骑士团之谜 /102

路易七世和锡安隐修会 /106

日索尔的“砍榆树事件” /106

欧玛斯 (Ormus) /108

奥尔良隐修会 /111

圣殿骑士的头颅 /112

圣殿骑士团的总大师 /113

第六章 总大师与地下河 /116

勒内·德·安茹 /121

勒内和阿卡迪亚主题 /123

《玫瑰十字会宣言》 /128

斯图亚特王朝 /131

查尔斯·诺迪埃和他的小圈子 /136

德彪西与玫瑰十字会 /139

让·科克托 /142

两个约翰二十三世 /143



第七章 跨越数百年的阴谋 /146

- 锡安隐修会在法国 /148
- 吉斯和洛林的爵爷 /151
- 法兰西王位之争 /153
- 圣体会 /155
- 巴伯利堡 /161
- 尼古拉斯·富凯 /163
- 尼古拉斯·普桑 /164
- 罗斯林教堂与舒格堡庄园 /166
- 教皇的密信 /169
- 锡安石 /170
- 天主教现代化运动 /172
- 《锡安山议定书》 /174
- 黄金谷隐修会 /178

第八章 锡安隐修会在当代 /184

- 阿兰·波埃 /187
- 无冕之王 /188
- 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古怪小册子 /190
- 天主教传统主义者 /193
- 1981年大会和科克托章程 /196
- 普兰特·德·圣克莱尔先生 /201
- 锡安隐修会的政治学 /208

第九章 长发君王 /214

- 墨洛温家族与神秘传说 /215
- 来自阿卡迪亚的熊 /219
- 西加布里安人进入高卢 /220
- 墨洛维和他的子孙 /220
- 王室血统 /222



- 克洛维及其与教会的协定 /223
- 达戈贝尔特二世 /225
- 加洛林王朝的篡权 /230
- 将达戈贝尔特二世从历史中铲除 /234
- 吉勒姆·德·热隆王子——拉泽斯伯爵 /235
- 乌尔苏斯王子 /238
- 圣杯家族 /240
- 难解之谜 /242

第十章 流亡部族 /244

第三部分 世系

第十一章 圣杯 /252

- 圣杯传奇 /254
- 沃尔弗勒姆·冯·埃森巴赫版的圣杯故事 /262
- 圣杯与卡巴拉哲学 /271
- 文字游戏 /272
- 无冕之王与圣杯 /274
- 综合的必要 /276
- 我们的假设 /279

第十二章 无缘王位的修士国王 /282

- 耶稣时代的巴勒斯坦 /288
- 福音书的历史 /291
- 耶稣的婚姻 /393
- 耶稣的妻子 /296
- 受宠的门徒 /300
- 耶稣王朝 /305
- 耶稣受难 /3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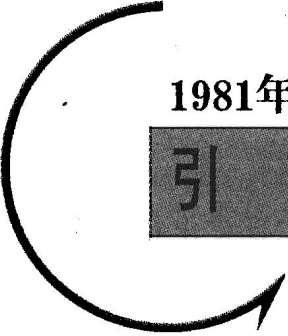


巴拉巴是谁	/309
受难详解	/311
我们的推断	/316
第十三章 教会禁止的秘密	/318
狂热派分子	/326
诺斯替教派的经书	/334
第十四章 圣杯王朝	/338
犹太人和墨洛温人	/342
塞普提曼尼亚公国	/344
大卫王的子孙	/348
第十五章 结论与启示	/352
附录 1 锡安隐修会的历任总大师	/366
附录 2 香巴尔伯爵和法国王位	/380
附录 3 西欧文学人物	/383
附录 4 百合花隐修会	/386
注释与参考资料	/389
后 记	/406
译后记	/408

中文版小序

《圣血与圣杯》无疑是一本引起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书，它既使作者们声名鹊起，也给他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被指责试图颠覆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正统基督教思想基础。它不是一本纯粹的学术著作，却具有比《达·芬奇密码》等同类著作专业得多的学术规范，其考据严密规整，语言精美，娓娓道来，充分展示了故事的魅力，引人入胜，让读者爱不释手。

整体而言，《圣血与圣杯》是一部历史考证与分析之作，主要结构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未解之谜”，它从法国南部雷恩堡一个叫贝朗热·索尼埃的乡村牧师的暴富故事出发，梳理了在基督教世界流传甚广的清洁教派和圣殿骑士的历史，引出了其背后的秘密力量；第二部分为“秘密团体”，这是全书最主要的历史考据内容，主要讨论在欧洲历史尤其是法国历史中的史事和人物，试图厘清墨洛温王朝家族的来龙去脉，以及所谓的“锡安隐修会”在保护墨洛温王朝血统中的所作所为；第三部分为“血统世系”，它主要探讨神秘圣杯的本质及其历史，通过对“圣杯”一词构造的分析，提出了圣杯实际上代表了耶稣家族血脉的假说，并通过各种可得资料论证这种假说的合理性，其中关于耶稣与抹大拉之间可能存在婚姻关系的推理给人印象十分深刻，虽极具争议，却不乏逻辑性和说服力。



1981年版

引言

1969年，在去塞文山区度暑假的旅途中，我无意中买到一本平装的杰拉德·戴西德所著《被诅咒的财富》一书。该书讲述了一个集历史事实、秘闻和主观臆测于一体的神秘故事，引人入胜。若非我偶然发现书中有明显的、耐人寻味的省略，大抵也会像我读过的其他这类书一样，度假之后便忘诸脑后。

19世纪90年代，法国一位乡村神父通过破译在教堂里找到的一些晦涩难懂的文件，发现了该书名中的“被诅咒的财富”。虽然传言称这些文件中的两份文本被复制了下来，但其中的“神秘信息”却没有被复制。言下之意，被破译的那些信息再次遗失了。不过，我通过对复制文件的粗略研究，发现其中至少揭示了一条隐含的信息。并且，作者在写作该书时，对那些文件断然不只是浮光掠影地浏览了事，他肯定也和我一样早就发现了其中隐含的信息。尽管那信息恰是“畅销”书的煽情卖点，但是，为什么戴西德先生没有发表呢？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书中的奇特故事时常驱使我一而再地去阅读它并对它做进一步探索。故事的魔力远远超过了那种令人兴致盎然的字谜游戏，这是因为戴西德的沉默引发了我的好奇心。让我捕捉到了这些文件中隐含的新信息。为了专注于雷恩堡之谜，我祈望能够有更多时间去专心研究而不只是作为电视撰稿人忙



里偷闲。于是，1970年的晚秋时节，我把这个故事作为可能的纪录片选题报给BBC历史和考古系列节目“历史记录”的执行制片人、已故的保罗·约翰斯通。

保罗真是慧眼识珠，我被派到法国去采访戴西德，与之探讨制作一个简短纪录片的可能性。1970年的圣诞周期间，我在巴黎拜会了戴西德。那是我们初次会面，我当时提出了困扰我一年多的问题，“为什么您没有公开发表那些羊皮纸文件中隐含的信息呢”？“什么信息”？他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

他会没有注意到这个关键信息，对我来说这似乎难以置信。他为何要提防我呢？转念之间，我也不愿意将自己发现的东西原原本本地展示给他。我们又继续用含蓄的言辞相互搪塞。但显而易见，我们都留意到了隐藏的信息。我再次问道，“为什么您不发表出来呢”？这一次，戴西德的回答真是工于心计：“因为我们认为那样做或许会促使某个像你这样的人去寻找它。”

这样的回答如同那位乡村神父留下的神秘文件一样晦涩，但却是第一次明确暗示：雷恩堡之谜要证实的将不只是一个关于遗失财宝的简单故事。

1971年春天，我开始与导演安德鲁·马克斯韦尔—希斯洛普一起，着手准备这部“历史记录”片。这个片子原本计划是为一个杂志栏目所做的20分钟简短节目。但是，随着工作的推进，戴西德愿意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信息。首先提供的是一个隐含重要信息的完整文本，内容是关于画家普桑和坦尼尔斯。真是令人痴迷。密码复杂得令人难以置信。我们获悉，法国陆军密码部门的专家们曾经利用计算机破译过。但是经过研究这些晦涩复杂的密码之后，我认为这种说法值得怀疑。之后我请教了英国情报部门的密码专家，他们也表示认同我的看法，“这些密码所提供的信息对计算机无效”。他们似乎是不可破译的，但是，在某个地方，或者某个人手中，肯定有破译密码的钥匙。

接着，戴西德抛出了他的第二颗炸弹。普桑的名画——《阿卡迪亚的牧羊人》中与之相似的坟墓被发现了。他答应一旦得手就将详情资料传送过来。几天后，胶片抵达，我们那部原本只是关于一个地方性小秘密的短片显然开始曝出始料不及的内容。保罗决定放弃它，然后责成我们致力于拍一部完整的“历史记录”片。现在，有更多时间去研究这个故事，也有了更多的荧屏时间去探讨它。但是该片的播放推迟到了第二年春天。

《遗失的耶路撒冷宝藏》于1972年2月上映，当时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这是一个不仅吸引我而且让广大观众趣味盎然的主题。进一步的研究已不再只是因为自我爱好。有时我们认为该片需要拍摄续集。直到1974年，我已收集了很多

新材料，保罗指派罗伊·戴维斯制作了我的第二部“历史记录”片——《牧师·画家·魔鬼》。观众的反应再次证明了这个故事已经抓住了公众的想象力。故事的枝节已经变得如此复杂、如此影响深远，我明白细节化的研究很快超越了任何个人的能力。头绪太多而无法一一跟上。我越是追踪一条调查线索，就越是意识到有很多东西都被忽略了。正是在这令人生畏的节骨眼上，起初曾无意将故事呈送给我那些机缘如今让我确信这项工作不会停滞。

1975年，我很幸运地结识了理查德·利，我们都在一个暑期学校里讲授文学课程。理查德是一位小说家和短篇故事作家，拥有比较文学研究生学位和深厚的历史、哲学、心理学和秘教知识，在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做过几年的大学讲师。

在暑期学校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很多时间都在谈论彼此都感兴趣的话题。我提到了雷恩堡之谜背后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圣殿骑士。令人欣喜的是，我发现这些中世纪的尚武修士也激起了理查德的浓厚兴趣，他曾经对其历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样一来，我需几个月时间完成的工作已经没有必要了。理查德可以回答我的绝大多数问题，他像我一样被我所发现的明显异常之事搞迷糊了。更重要的是，他也看到了我的整个研究项目的魅力，感受到了其重要性。他在圣殿骑士团问题上向我提供了帮助。他给我引荐了一位名叫迈克尔·贝金特的心理学研究生，这位研究生最近刚放弃一份成功的新闻摄影工作，转而为他曾梦想过的影片计划，致力于研究圣殿骑士团问题。

倘若刻意去寻找，我不可能找到两个更够格、更志趣相投的伙伴与我一起组成一个团队。令人高兴的是，在若干年的单打独斗之后，他们两位的足智多谋推动了这项研究的进展。我们合作的第一个实际成果便是关于雷恩堡的第三部“历史记录”影片——《圣殿骑士团之谜》（它是由罗伊·戴维斯于1979年制作的）。

为制作该影片，我们终于不得不直接接触及整个雷恩堡之谜赖以存在的根基。但是，影片只能暗示我们准备去发掘什么。当我们开始探索一位法国神父可能在一座小山村所发现的“引人入胜的小谜题”时，谜底背后的东西要比我们想像的更令人心惊肉跳、更富有历史意义，其目标也更加直接和明确。

1972年，我是以这样的话语来结束第一部纪录影片的：“某种令人不可思议的东西正等着我们去发现……在不久的将来，它将会被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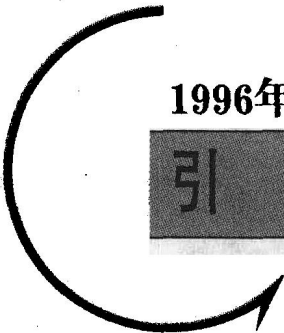
本书解释了“某种东西”的内在含义，并告诉人们这种发现是多么地不可思议。

亨利·林肯

1981年1月17日

下图：法国西南部的雷恩堡。奥普尔家族的城堡坐落在村子的中部。索尼埃的图书塔跨越悬崖向左方延伸。





1996年版

引言

为了使读者在阅读之后会欣赏《圣血与圣杯》这本书，我们希望在1月17日能发行它。不巧的是，1月17日刚好是星期天。该书因此延后一天于1982年1月18日在英国面市。美国版在2月26日发行，也像受魔力影响般地比原计划推迟一天。在此后的一个月左右，我们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罕见的媒体围剿。

我们写过一本可能惹是生非的书。我们期望它面对的是以寻常方式——书评进行的批评，例如，来自我们曾经暗中挑战过的以往神学的、历史学界的批评。我们当然不期望我们的书得到超乎出版物通常得到的那种关注。然而，令我们不安的是，自己已声名鹊起，更准确地说是臭名昭著了，似乎我们私下里图谋造梵蒂冈的反。我们招致的不仅仅是评论。我们也得到了实实在在、始料未及的新闻炒作。这些炒作面面俱到，事实上成了众多报纸的头版新闻。

必须承认，那是一段平静期。波兰圣诞前的骚乱已经平息，如果没有归于祥和，至少弥漫于苏联统治下机械般的顺从。没有公众人物被刺身亡。阿根廷也没有向福克兰群岛发动进攻。在没有什么灾难性事件吸引公众眼球的时候，我们便成了媒体的宠儿。如潮涌动的社会反应通过报纸的“读者来信专栏”倾泄给我们的出版商、代理人和我们自己。其观点是如此的形形色色，似乎是在谈论许多截

然不同的书籍。一方面，溢美之词不胜枚举，有来信称我们的作品是“本世纪最伟大的著作”，坦率地说，这是连我们自己都不敢设想的评价。另一方面，有的说法尽管没有明言，但也含蓄地指出我们的作品是最差劲的。在最近的出版历史上，很少有如此众多的堂吉诃德式人物不遗余力地攻击一架小“风车”。

BBC“综合”（Omnibus）栏目的煽风点火使喧闹愈演愈烈，影评家巴里·诺曼在该栏目中真真假假地采访了我们。当然，不能指望他比普通门外汉更了解我们的研究主题。因此，与他一道出场的还有两位公认的专家——历史学家马里娜·华纳和当时的伯明翰主教休·蒙蒂菲奥里。有些幼稚的是，我们接受邀请参加了这个节目并任其摆布。制片人信誓旦旦地向我们保证，我们即将参与一场“讨论”——严肃地探讨我们书中的假设。制片人对“讨论”的定义在我们看来有些非同寻常。对我们来说，接下来发生的事用“伏击”这个词可能更准确。

巴里·诺曼匆忙总结出与我们的书仅有些微相似之处的东西。于是，我们便面临着事先安排好的足以对我们和我们的书立即执行火刑的一长串指责。玛丽娜·华纳是个负责任的人，专注于具体的学术性问题，似乎对被指派为行刑官而颇为局促不安。接下来，她对被诱惑卷入这个“有预谋的背后捅刀”而显得尴尬。不过，那位伯明翰主教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基督徒式的愧疚。

我们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实实在在的突然袭击。空泛的高论和浅薄的学究式挑剔就像纳粹德国的空军轰然袭来。我们原本能够抵挡大多数攻击。事实上，我们也抵挡了许多次。但是，冒充权威的声音弹指间便足以诋毁一本书，将其贴上不负责任、虚假、研究低劣甚或简直糟糕透顶的标签。而要驳倒这些指责却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你必须举出例子逐点驳斥。你必须对那些不适合上电视的细枝末节和学术辞令驾轻就熟，因为上电视的东西需要戏剧性的唇枪舌战，而非干涩的信息交流。在节目中，批评者提出的每六个反对意见，我们只被允许回应其中的一个；而且，节目最终播出的时候，甚至我们的回应也都被剪掉了。剪辑之后的节目，我们两个人只是做了些敷衍式的评论，仅此而已。因此，BBC的观众们看到的迥然不是在演播室里真正进行的“讨论”。节目播出之后，许多人评论说我们没有得到太多的辩护机会。事实上，我们的辩护比节目中的时间略微多些，不过我们所说的多数内容被扔在剪辑室里罢了。

当然，这种事情在电视界并不少见，对电视界我们是再熟悉不过的了，所以一点儿也不感到意外。惟一遗憾的是，那些激情四射的喜剧时刻无可挽回地失去了。譬如，巴里·诺曼曾提问伯明翰主教，像我们这样的书是否具有潜在的“危险

性”。主教的回答是，“绝对危险”，尽管他只读过本书的最后两章。他说，我们的书无耻地利用了性和煽情手法。演播室里突然变得静寂起来，寂静得有些可怕。性？我们写的是一本关于性的书籍么？我们愣在那里，瞠目结舌、面面相觑，纳闷是不是某位神经错乱的印刷工在我们的书中装订了几页性爱秘经，或是将书中的某张图解换成了圣殿骑士的裸照。根据我们的理解，从性的角度说，我们的书尚在“都灵裹尸布（Turin Shroud，该裹尸布疑为耶稣所穿，现存于意大利的都灵，故名——译者注）”之下，该幅照片显示的是裸体男人的正面全身像，但却与肉欲没有什么瓜葛。

巴里·诺曼摇晃着脑袋，好似要将耳朵里的水甩出来一般。玛丽娜·华纳感到极其尴尬。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试图准确地求证主教读的到底是哪本书。然而，天意弄人，我们正要求证时，一个谦逊的技术人员急匆匆地走进演播室，要求我们重录。他解释说，出了一点问题，某个技术设备明显连接不良。巴里·诺曼于是重复了那个问题。主教那时已经有所察觉，似乎他不是用舌尖润了润手指，而是手脚同时都噎在嘴里动弹不了。再次给他机会的时候，他以最快地语速做了退步。我们的书是否具有潜在的“危险性”？主教天使般平静回答说，不危险。相反，他相信基督教将会足够牢靠，经受得了我们提出的挑战。因为我们压根儿就没有要颠覆基督教的想法，于是便没有去质疑他的乐观主义态度。

所有这些镜头，以及其他的许多镜头，播出时都完全从节目中删掉了。不过，倘若“综合”栏目的剪辑工作稍微做得令人尊敬一点的话，这原本是可以体谅的，原因很多，比如节目的风格、时限，或者电视作为媒体的迫切需要。我们很清楚，我们写的书注定是会遭到攻击和歪曲的。但不能原谅的是，制片人很明显地是想证明有关德文郡公爵的情节显得荒谬，把他的故事搞得满城风雨。在书中，我们措辞非常严谨地提到，德文郡公爵家族中的某些成员似乎与某些让人极富联想的信息有联系。这个说法既有18世纪的材料作依据，也有当今该家族某个成员所发表的评论为论据。该成员是公爵家族旁系后代，与公爵本人没有直接关系。我们使劲地向一再提及这一点的制片人作耐心细致的解释，但他依然热衷于挖掘什么轰动性的“英格兰人视角”，甚至以异乎寻常的热情亲自跑到查茨沃思去拜访德文郡公爵本人。为了达到最大的戏剧化效果，他似乎在公爵面前提出了一个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的断论。根据即将出版的一本书的说法，他告诉公爵大人，他的家族是耶稣的后裔。公爵的震怒当然是意料之中的了。他愤慨地回敬说，“真是糟糕透顶了！”因为我们没有这样说，公爵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本应该从节目中删掉。



但观众在电视中看到的仅仅是公爵没有丝毫针对性的一句“真是糟糕透顶了”的镜头，说不定是有人问他的是英法 1759 年在基伯龙湾海战时法国海军的战术，或者问的是当代英国斜纹软泥布的质量呢。

在“综合”栏目的访谈中，伯明翰主教指出他所读过的两章中有至少“79 处事实错误”。指责从如此令人敬畏的人物口中说出，似乎是权威的、源自真理本身的、无懈可击的评判，它因此被报纸、电台和电视抓住，在全球各地广泛传播。这无疑是对我们极为不利的。于是有人从美国给我们打来国际长途，不安地问道，“你们遭到了一位主教的攻击，有危险吗？”

我们并没有过多地考虑可能的宗教暗杀团体，怀揣主教指令的宗教骨干戴着皇家空军别动队的帽子，穿着宗教斗篷和圣衣，将主教的权仗化为吹箭筒。不过，有关 79 处错误的指责着实吓了我们一跳。我们真的搞错了 79 处事实？必须承认，当时我们确实躁动不安，不停自责。一周之后，主教屈尊给我们寄来了打印好的他所发现的 79 处错误。那不过是一页纸的材料而已。诚然，主教的确发现了 4 处真正的事实错误。我们错误地写道，耶稣时代的巴勒斯坦分成了 2 个省。正如主教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巴勒斯坦分成了 1 个省和 2 个领主地。我们还错误地把耶稣的木匠形象归于《路加福音》，主教也正确地指出，这实际上是源自《马可福音》。此外，一位粗心的排版工误将朱利叶斯·阿弗里卡纳斯（Julius Africanus）弄成 3 世纪的人，而不是 1 世纪，我们在校阅时却没有改正；我们的手稿中提到了“以弗所的希腊城”，却被一位手稿编辑改成了“希腊的以弗所城”。以弗所当然是位于小亚细亚的。

对于这四点错误，我们只能说抱歉。主教是对的，我们的确犯了错误，我们诚挚地接受他的纠正。但是，为各种媒体广为引用、大肆炒作的其他 75 处“事实错误”是什么呢？都被证明根本不是“事实错误”，而是信仰错误，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学者们至今仍然争论不休、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们的“错误”仅仅在于偏离了传统的看法。比如，主教作为“事实错误”列举的诸多说法，如主教本人所言，是“争议甚多”，而我们所提供的解释“并不为多数学者所支持”，当然，言下之意是指与他志趣相投的正统学者们。不仅如此，主教的错误清单还包括了我们引用的、他本人闻所未闻的伪经文本，而且在他的图书馆中也查找不到，尽管该书的精装本和平装本都唾手可得。换句话说，主教的图书馆缺了这本书倒是我们的“错误”了。还有，主教将他读不懂的一点也标为错误，虽然我们在前面的章节曾有过解释，但他却没有读过。最后，主教严厉批评我们关于“福音书”